

狗子◎著

散德行

这是一条充满激情的新路
十年的跌滚沉浮
练就中国最牛文字



狗子◎著

散德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德行 / 狗子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54-7289-2

I. ①散… II. ①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5698号

散德行

狗子 著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赵萌
助理编辑: 董鑫

特约策划: 帅克
装帧设计: 李雪婷
版式设计: 张颖

封面绘图: 汤念家
媒体运营: 李楚翔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640×960毫米 1/16

印张 | 16.5

版次 |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229千字

定价 | 32.0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自序

“散德行”，也写作“散德性”，老北京土话，大意是形容一个人有点无赖，有点不要脸，有点二百五，而且不自知甚至还挺臭美，经常牛 x 哄哄穷得瑟。总之这是一句温柔的不太含有恶意的骂人话，总之这么被骂的人“德行”或者“德性”都不咋地。

我的上一本随笔集叫《活去吧》，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来，我的生活（当然包括写作）基本就是秉承“活去吧”这么个劲头过来的，结果如何呢？结果，在我看来，就是散了十年的德行……

我该庆幸，我没折进去或者咋吧折了，我身边不是没有朋友遭此不幸，更有甚者，我还“成家立业”了，有朋友就说我，这孙子什么都不耽误！对此，我谈不上愧疚（有一点），只觉得荒唐，这种荒唐是我年轻时候体会不到的，因为它们变得是那么的具体……

本来是为了反对平庸而执意要走一条充满激情的新路，一度我以为做到了，孤身一人，走南闯北，在酒精、写作、爱情带来的激情中跌滚沉浮，自以为与大多数过着千篇一律的小日子的同辈们迥然有别，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区别不大，现在很多时候觉得还不如我那些“过小日子”的朋友，当然我依然不觉得“过小日子”有什么劲，也绝无“浪子回头”的意思。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在此我只想说明，我倒是没怎么“过小日子”，但我也没“过大日子”，我净散德行了，包括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

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这书里或许有一些端倪？

目 录

005	自 序
007	朋 友
075	散德行
121	吃 喝
167	游 荡
247	关于《手稿》

狗子◎著

散德行



目 录

005	自 序
007	朋 友
075	散德行
121	吃 喝
167	游 荡
247	关于《手稿》

自序

“散德行”，也写作“散德性”，老北京土话，大意是形容一个人有点无赖，有点不要脸，有点二百五，而且不自知甚至还挺臭美，经常牛 x 哄哄穷嚼瑟。总之这是一句温柔的不太含有恶意的骂人话，总之这么被骂的人“德行”或者“德性”都不咋地。

我的上一本随笔集叫《活去吧》，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来，我的生活（当然包括写作）基本就是秉承“活去吧”这么个劲头过来的，结果如何呢？结果，在我看来，就是散了十年的德行……

我该庆幸，我没折进去或者咋吧折了，我身边不是没有朋友遭此不幸，更有甚者，我还“成家立业”了，有朋友就说我，这孙子什么都不耽误！对此，我谈不上愧疚（有一点），只觉得荒唐，这种荒唐是我年轻时候体会不到的，因为它们变得是那么的具体……

本来是为了反对平庸而执意要走一条充满激情的新路，一度我以为做到了，孤身一人，走南闯北，在酒精、写作、爱情带来的激情中跌滚沉浮，自以为与大多数过着千篇一律的小日子的同辈们迥然有别，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区别不大，现在很多时候觉得还不如我那些“过小日子”的朋友，当然我依然不觉得“过小日子”有什么劲，也绝无“浪子回头”的意思。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在此我只想说明，我倒是没怎么“过小日子”，但我也没“过大日子”，我净散德行了，包括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

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这书里或许有一些端倪？

朋 友篇

散 德 行

文学着，艺术着，美女着，音乐着。齐活。人间的盛

宴莫过于此。这是怎样的一种奢华啊，

哪怕有地狱之苦，也要将它过出天堂景象。

好吧，让我们集体饮鸩止渴吧！

恋恋风尘中的老狼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正值文学热，那时我在上高中，我和朋友们办了份跨学校的文学杂志，北京八中是我们去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学校，这倒不是因为那儿的文学水平（不是作文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我正追求那儿的一个初中女生。最终初中女生没追到手，反倒和初中女生她们班几名爱好文学的男生成成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王阳的，瘦瘦小小，正在发育之中，他不怎么写东西，但他因为家里人的关系认识杨炼（朦胧诗主将之一），他给我们带来了杨炼自己油印的诗集，我们如获至宝。

我记得那时我们常在八中附近的胡同里抽烟聊天，王阳有时就坐在旁边抱着把吉他拨弄来拨弄去，算是背景音乐。此人就是老狼，那时他只叫王阳，老狼是他后来的女朋友给他起的外号，再后来又成为了他的艺名。在此声明一点，《同桌的你》中的那个女生，不是我追的那位，老狼那时个儿矮坐前排，我追的那位个儿高坐后排。

后来我高中毕业，办文学杂志的这个朋友圈子基本散了，王阳也失

去了联系。大学毕业后的某次文学圈朋友聚会，又见到了王阳，这时他的个儿已长高了，朋友们都叫他老狼。我问他还写东西吗？他说不写；我又问他还弹琴吗？他说还弹。

此后我和老狼又是几年没见。

1994年的某个深夜，我在家闲极无聊听广播，收音机里传来《同桌的你》，演唱者正是老狼。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老狼还会唱歌，而且嗓子还真不错，而且随着《同桌的你》红遍大江南北，老狼也迅速变为著名歌手，不久还上了春晚，那个在八中附近胡同里拨弄吉他发育不全的小男生摇身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红歌星，这个结局我一时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不是眼红，是我一直有一个错觉，就是凡是年青时代一块混过的朋友，似乎终生都要怀才不遇凄风苦雨颠沛流离，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与我们无关……老狼的蹿红让我从错觉中惊醒，同时生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情。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此间多次见到老狼，基本都是在酒局上。

老狼天性随和，人缘好，酒量也大，酒德极佳，你让他喝他就喝，让他喝多少他就喝多少，而且喝多了从不闹事，顶多就是晕倒。酒局上的老狼不温不火，从不带头闹酒，但无论你怎么闹，他都能跟着，就像小时候在胡同里我们抽烟聊天他在一边埋头制造背景音乐一般，他在酒局上也像是一种背景音乐，而且紧扣酒局的节拍，该低回（浅斟慢饮）就低回，该高亢（划拳拼酒）就高亢，该晕就晕。

2003年夏天，张弛组织了一个“北京作家艺术家赴海拉尔观光考察团”，老狼也去了，并且和我住一个房间。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天天大肉大酒，并且主喝一种叫“闷倒驴”的当地白酒，印象中我被多次闷倒，老狼倒好像没事。只是有一天早晨起来，老狼发现自己被子上血迹斑斑，我俩都吓了一跳，老狼在床上翻翻拣拣，说是不是有什么虫子？我细看他，发现他下嘴唇裂了一个大口子，刚结了层嫩痂，我说你上火了，我说我背上也起了几个大包，都是羊肉闹的。于是打电话叫服务员

送来几袋绿茶、一壶开水，想以此败火。于是我们俩靠在床头喝茶聊天，具体聊些什么我忘了，大概是我又拉着老狼聊人生了吧，老狼对此形而上问题不置可否，只记得他说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暂时离开眼前这一切，去偏远山区教一年小学。

我说我的愿望类似，区别是最好别太偏远。

这是 2003 年，现在 2013 年，我和老狼在北京先后当了爹……

等待一场流星雨

刚认识春树时，她还是个十七岁女生，那时，她刚从职高退学，在家写诗和小说，她与父母的关系搞得很僵，经常听她在这方面大倒苦水。那时我们都把她当小孩，大家喝酒，给春树点一个大可乐即可。春树说话直来直去，对人对事爱憎分明，但又绝无很多文艺女青年身上的那种矫情或疯癫。

我很喜欢春树，这种喜欢主要是因为我一直以反叛自居，见到春树并且读了她的作品之后，我感到“后继有人”了，而且她明显比我当年愣多了。

记得那时我动不动就以过来人的口吻跟她探讨“反叛”，我说一出场就这么生猛刚烈，很容易嘎巴断了，我鼓励她“韧的战斗”（我还以鲁迅自居），怎么个韧法，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像春树这样的小孩要尽情地折腾，并且持续下去，一个人在青春期反叛一段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反叛。

我一直认为在我们这么一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反叛是一股需要大

力扶持的力量。光改良是没用的，需要反叛，需要有人走得更极端些。当然反叛不是一味胡来，鸡蛋碰石头的事能不干就不干，赶上一时糊涂，干了，碰得头破血流，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找个地儿好好养伤就是了，谁让你反叛呢？当然带伤作战更值得尊重。

我说这些时，春树一边喝可乐一边频频点头，她似乎心领神会，至少她没觉得我可乐。

现在，有将近十年过去了，我觉得那时的我颇像个教唆犯，至少那副好为人师的嘴脸够讨厌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忘了是谁说的——一个人二十岁时不反叛是个笨蛋，一个人四十岁还反叛是个浑蛋。现在我四十多了，为了不变成浑蛋，我忍住反叛，力图反省——问题不在于反叛，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反叛，以及我们在反叛什么？

这十年来，春树从一个爱好文艺崇尚反叛的小姑娘，成为中国“80后”代表性作家之一。浮出水面后的春树在酒局上出现的次数少了，她的交际圈扩大了，加之我们这个喝酒圈也确实乏善可陈。

近几年，我跟春树偶尔见面，多是在“公共场合”，我之“公共场合”，就是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大饭局上。有几次跟春树开小会聊天，我得知她与父母的关系缓和多了，她说越来越理解父母，父母估计也是这样；她不时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地跑，笔会之类的；感情生活“比较激烈”；谈及“反叛”，她说当然反，但以前是“盲目而奋不顾身”，现在更多是渴望一种目标，毕竟盲目的反叛难以为继。我想到她那本诗集《抬头望见北斗星》。

春树的诗歌散文小说依然生猛（有媒体称之为“刀锋文学”），但显然越来越厚重，她似乎真的走上了“韧的战斗”的路子。我觉得春树的家长里短都是表面，在所谓“物质女孩”的表象后面，她依然误打误撞地追寻着什么，她要的，根本就是物质所解决不了的，爱情也解决不了，这二者顶多也就是个缓解，自然，这也已经不错了。

春树的很多作品中体现的就是这么一种决绝的追求，生活表面色彩斑斓，内里却弥漫着深重的迷惘和悲观气息，对作品中的人物而言，异